

家长需要适当下放点“权力”给孩子

7

亲子教育

给孩子钱不是好奖励

中国有句俗话——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。真的是这样吗?让我们用实验证明。

请学生尽快用鼠标把计算机屏幕上的圆圈拖曳到一个正方形里,每拖曳一个圆圈,第一组给五毛钱,第二组给五分钱,只有第三组是被请求参加实验,没给任何报酬。结果第一组在五分钟内拖了159个,第二组101个,第三组却拖了168个。从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得知两个结论:第一,无报酬的请求帮忙效果可以和给付金钱的一样好;第二,钱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有那么大动力,给得不合适,效果也不好(如第二组的成绩)。

研究者深感不解,不是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吗?为什么不灵了?

2008年,两位瑞典经济学家把153名捐过血的人随机分成三组,请他们捐血。第一组没有酬劳;第二组可以得到50克郎的报酬;第三组也有酬劳,但可以选择把钱捐给儿童癌症中心。结果第一组有52%的人愿意捐血,第二组只有30%,第三组有53%的人愿意捐血并把钱捐出去。

这几个实验都显示金钱不但不是万能的,有时反而误事。捐血本来是高尚的利他行为,但一拿钱就变成卖血了。人在吃饱穿暖以后,对精神层次的要求是高于金钱的。

另一个实验是请学生把一组字重新排列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,第一组成员的字重组成“冷天”等中性的句子,第二组成员的字组成“高薪”等跟金钱有关的句子,然后要他们做一个很难的拼图,拼不出来时可以请求帮忙。结果“冷天”组三分钟就求助了,“高薪”组坚持了五五分半才求援。做完正要离开时,有人

(另一实验者假扮的)不小心打翻一盒粉笔,“高薪”组的人视若无睹,没有帮忙捡。

很明显,金钱固然使人自立自强,却也使人不愿帮助别人。人一被金钱浸染,就变得自私自利了。

很多家长自己在小时候受过贫穷之苦,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快乐,就拼命赚钱,给孩子很多的钱,让他们不需要奋斗就有钱花。这样做其实是消减了孩子的幸福感。

钱和肥料一样,用得对,可以长出丰硕的果实;用得太多,会烧死植物;舍不得用,只会越堆越臭。过去经济学认为工作是负面,金钱是正面,现在发现正好相反,工作恰恰是保持身心健康最好的方式之一。不劳而获的东西不会长久,流过汗水的果实才最甜美。

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教育上,也体现在社会管理上。真正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是荣誉感、责任心、自我期许和成就感,金钱其实是最难激励人心的方式,它远不及这些有效。

给孩子一点“权力”

朋友跟我抱怨,她儿子毕业后工作没两年,就要辞职自己创业。她担忧地说:“现在就业难,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每个月固定拿薪水该多好。他要自己创业,我不能袖手旁观不帮忙,又担心我的退休金血本无归。”

我看她真的很忧心,就去找她儿子谈。她儿子说他因为压力太大,每天上班就头疼,下班双肩僵硬,而且老板喜怒无常,他觉得不只是把时间卖给老板,连灵魂都卖给老板了。所以想来想去,决定自己创业当老板。我问他万一风险很大怎么办,他说:“没有荣,哪有得?人总要去闯一闯,才不负少年时光。”

和这对母子分别谈话后,我回

过头来劝母亲,退休金不必都给出去,但要鼓励孩子创业。人只有做自己的才会自在,有主控权才会健康。

有个经典的实验是这样的,去一所老人院,对住在东边房间的老人说:这里有一盆花,你搬到房间养,养死了要赔;你每天早晨有一个蛋吃,你可以选择要煎蛋或是煮蛋;每周有两部电影可以看,你可以自由选择看爱情片或西部片。实验者又去对住在西边房间的老人说:这里有一盆花,请搬到房间去欣赏,你不必照顾它,护士每周会来浇水;你每天早晨有一个蛋吃,一、三、五是煎蛋,二、四、六是煮蛋;每周有两部电影可看,星期三爱情片,星期六是西部片。

一年以后,实验者看两位老人的健康情况,发现西边房间的死亡率高于东边房间。这两个房间生活饮食、条件都相同,唯一的区别是东边房间的老人有主控权而西边的没有。这是第一个显示心理上的主控感对生理影响的实验。

父母应该在一定程度内,给孩子一些关于他自己身体、行动、想法、爱好的主控权。把可能出现的后果告诉他,让他自己做主,他若甘愿冒险,让他后果自负。孩子会告诉你,失败的感觉比不曾尝试的感觉好,锦衣玉食无法弥补不能自己做主的痛苦。

在孩子的成长中,亲力亲为的直接经验很重要,父母常常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孩子,也是必要的。但有些父母却一味以过来人的“资历”对孩子的生活进行过多干预,这也不准,那也不行。

一个学生的父亲几个月前突然过世,我去看他时,他正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他紧抓着我的手说:“我每天都清楚该做些什么,父亲以前只告诉我不要这样、不要那样,却从来

没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”望着他惊慌失措的面孔,我不知道怎么帮他。数学上有个理论是“负负得正”,但在人情世事上,负负却不等于正。告诫孩子“不可以”并不等于能让他明白怎么做才“可以”。我们一直想当然地把这两者画上等号,其实批评不等于建设,批评甚至会抑制建设。

我们中国人习惯从负面来看事情,凡事先挑毛病,很少赞扬,所以我们的学生没有西方人有自信;而且多做会增加被批评的机会,久而久之养成了孩子观望的习惯,不积极主动,认为“反正不做是最不会出错的”。

我们限制孩子玩网游,学校周围不准开网吧,却忘记了人是动物不是植物,真心玩的话走远一点依旧可以玩。这种防堵的方式一点用都没有,因为我们没有把负面消极防堵的心力,转成正向积极,创造出取代网游、使孩子可以光明正大去做,并从中得到很多乐趣的活动。高压的防堵只能在他们幼小没有行动能力时奏效,长大后,防堵的政策便失效了。

在这方面,我有个朋友做得很不错。看到他的孩子喜欢射击游戏,就送他去学射击和射箭,后来又送他去学击剑,将孩子从虚拟的电玩世界中拉出来,学习真正的技术。孩子对这些很感兴趣,自然能学得很好。如果在学校里成立类似的社团,让更多的孩子来实际感受这些运动,无疑是摆脱电脑游戏的好方法。孩子是充满活力的动物,与其整天骂孩子不可以怎么样,倒不如把心思花在引导他朝正向发展的活动上。

当一个孩子在真实世界中得到满足时,他就不会留恋虚拟的网络情境了。请给孩子有建设性的提议,教他自制和自律,而不光是训斥和提防。



洪兰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台湾著名教育家、实验心理学博士洪兰教授,从脑神经发育规律角度出发帮助你分析孩子的大脑与性格、才能、心智发展的关系,走出家教误区。

“三分天注定”,强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差异性,正是这种差异为后天发挥教育的功用提供了平台和基础,每个孩子的个性必须得到尊重。“七分在教育”,说明教育虽然不是万能的,但教育可以对孩子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;家长把握好这七分,教育就大有作为。

上期回顾

父母在替孩子换尿布、洗澡和喂饭时所说的话,可以促进孩子大脑中神经的连接,使他将来在处理信息、思辨命题上比别人快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孩子还小,就不跟他说话。其实,那时候说的话才最重要。



陈楹宝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某公司陷入危机,急需融资。这时,秦方远从摩根士丹利总部归来,主导B轮融资,他能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之将倾吗?做调研,选基金,大谈判,搞“外交”……一次次较量,波澜起伏,费心费时。终于,成功融资3000万美元!然而,就在他盘算着去美国纳斯达克敲钟时,却惊闻种种内幕……

上期回顾

投资方的托尼徐提出,把期权池缩小到10%,这样大家彼此就少稀释了些。秦方远刚加盟铭记传媒的时候就提出个人要10%,如果按照这个方案,秦方远个人要获得10%的期权就只能是奢望了。他擅自否决了。张家红得知后表态:关键是先融到资,至于秦方远的利益,她一定会满足。

财经小说

爬完香山,于岩主动提出去开房休息

10

不几天,森泰基金发来一份Term sheet(条款说明书,类似于意向协议)。Term sheet是投资者与拟投资企业就未来的投资交易所达成的原则性约定,集中了投资者与被投资企业之间未来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、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主要条款。虽然只有寥寥几页纸,但Term sheet中囊括了融资相关的所有关键内容的概要,因此,一旦双方签署Term sheet,接下来的融资过程就会非常程序化。

眼看就要签署Term sheet了,结果又被另外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卡住了:审计费、律师费谁出?投资者当然认为应该由融资方出。张家红一听就绿了:“下个月工资都要东挪西借呢!”

秦方远把这个问题抛给石文庆:“这事你们要协调吧。”协调的结果是:如果没投成,该费用由投资者承担;若投资成功,则由铭记传媒支付。

签署了Term sheet后,投资机构就要委派中介机构进场做尽职调查了。森泰基金和大道投资经过磋商,内部初审后按照行业惯例,两家机构共同聘请了中介机构——一家法律事务所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尽职调查,然后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中肯的尽职调查结论,来决定是否正式投资。

于岩约秦方远爬香山,时间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。于岩全程参与了与铭记传媒——确切地说是与秦方远的谈判,她刚刚入行不久,一是处于学习阶段,敏于行而讷于言,只听不说;二是工作归工作,生活归生活,因此两人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提工作。她明白,这段时间他们都比较累。秦方远也正想把自己从融资的僵局中拔出来,调整一下身心,自然满口答应于岩的提议。

于岩住在东三环三元桥东北角的凤凰城,这是公司给她租赁的房子,每月租金8000元左右,三室一

厅,一个人住确实有些空荡荡的。

这是东三环为数不多的南北通透板楼格局的楼房,由于距离使馆区比较近,凤凰城有三分之一出租出去,租户里有一半以上是各色皮肤的外交官。因此,于岩住在这里就像童年时代住在旧金山一样。

秦方远没有叫出租车司机老赵,于岩也没有喊公司的胖子司机,他们约定坐地铁过去。秦方远从双井上了十号线,于岩在三元桥站会合秦方远,然后在海淀黄庄站换乘四号线,也就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北宫门站。

从北宫门出来,于岩招手拦下一辆的士。秦方远说:“要不我们走到香山去?”于岩给否决了,爬山肯定会消耗很多体力,还是省省吧,还有好一段距离呢。时间是下午,去香山的人少,也就二十多分钟的光景,他们就到了香山脚下。

在山顶上,秦方远接到在武汉做投融资服务的同学张海涛的电话:“方远,你上次说认识湖北大地的老板,什么时候介绍我们认识啊?听说他们在搞融资,要上市,这可是大好机会啊!”秦方远正在兴头上,就满口应承下来:“没问题,我马上给你联系。”

秦方远找到湖北大地老板的公子,也就是秦方远的发小马华,只需要一个电话,是通过在武汉上班的另外一个同学找到的。马华在电话那边说:“你回国了?这号码可是北京的啊。昨天我们回黄冈了,还跟阿P聊到你,没想到今天就接到你的电话。”

发小自然感情不一般。秦方远说:“我回国了,在北京,这段时间太忙,找时间回去聚一聚。对了,我有一个大学同学,是做投行的,听说你家的企业在融资,要上市,他想和你们谈谈,看是否有机会合作。”

“哦,这样啊,那行吧。祝贺你们啊!”放下电话,给张海涛回过去,对方在电话中遗憾不已,然后说:“你在哪儿?怎么听到风呼呼地响啊?”

“在香山顶上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逍遥啊,肯定不是一个人吧?嘿嘿,好好玩吧!”

秦方远也不知道这些哥们儿鼻子怎么这么灵敏,隔着十万八千里,还能闻出秦方远不是一个人爬香山,跟算命先生似的。想到这儿,他转头看于岩,于岩早就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了。

下山时,秦方远建议坐索道下去,于岩说:“那怎么行,既然是爬山,就应该爬呀,怎么能坐下去?”秦方远发现有时候于岩像孩子一样执着,很可爱,自然就顺从了。下到香山公园门口,于岩就喊累,她说:“这附近有不错的酒店,我们去休息一下恢复体力吧!”

秦方远说:“哦,你怎么知道?这附近确实有香山宾馆。”“呵呵,我来之前查的啊!”

在香山宾馆大堂的咖啡厅,秦方远陪于岩喝普通咖啡。于岩皱着眉头喝了一口,就扔在一旁了,秦方远说:“这太可惜了吧!”

他们在一起时基本不谈工作,这次则例外。于岩向秦方远请教问题:“Simon,我最近去看了几家企业,其中一家问我们能否帮助在香港或纳斯达克上市,说国内要IPO(首次公开募股)的企业排队老长了,他们没有时间等。对了,你了解VIE模式吗?”

秦方远听到于岩说“老长”,有些东北腔的味道,就忍俊不禁。于岩说:“Simon,你笑什么?”秦方远就说了,她一听,说:“我那投资总监是东北铁岭的,是中国最著名的笑星赵本山的同乡,跟他说话多了,就有点儿东北腔调。”

“这是Stress Interview(压力面试)?”秦方远开着玩笑,招手向大

堂服务员要纸和笔。秦方远笑后一本正经地说:“Jessie,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很现实,现在国内排队要IPO的有五六百家吧!至于国外上市,现在政策在收紧。”

于岩用双手托着腮帮子,认真地听秦方远说。秦方远送来了纸和笔,秦方远就一边写写画画一边讲解。

看着杂七杂八的图,于岩认真地看了又看,算是真正弄懂了。她抬头看着一脸得意的秦方远,逐渐地,他们对视的时空里,空气开始变得有了温度。秦方远温柔地看着于岩。和她在一起的时光里,他感觉到了共鸣的和谐,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她。于岩也是含情脉脉,让秦方远渐渐燃烧起来,他试探性地问:“要不要去楼上房间里休息一下?”于岩的眼神里飘过一丝迟疑:这样是不是太快了?不过很快,她就决定跟着自己的心走,于是微微点了点头。

秦方远像是得到了圣旨似的冲到前台办好了入住手续。两个人手拉着手到了房间。秦方远自离开美国后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夜晚,现在只有于岩能够点燃他的激情。

一进房间,两人就相拥着热吻起来……激情过后,秦方远想要不要告诉她乔梅的事情,想了想,没有告诉她,因为他感觉那样似乎不厚道。于岩软软地依偎着秦方远,感到多日来的想念今天得到了满足。

于岩紧紧抱着秦方远:“我问你,你是不是今天来爬山时就计划好了?”秦方远愕然:“没有啊!”

“那你怎么也和我一样,换洗衣服都准备好了,是不是打算在外过夜?”秦方远一听哑然失笑,说:“我只要在外面激烈运动就会一身臭汗,如果不冲个澡,出去见人不礼貌。再说,浑身汗味也难受。”

于岩一愣。过了一会,她深情地看着秦方远说:“爬山是我最爱的一项运动,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伙伴。”